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八

詳校官修撰_臣錢 榮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葉 蘭

謄錄監生_臣王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八

宋

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注

隋紀二

起於默由數盡屠
維協洽凡八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開皇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為內史令兼右領

軍大將軍國子博士何妥與尚書右僕射邳公蘇威

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為太子通事舍人

隋制太子
通事舍人

八人屬典書坊

少敏辯有盛名

少詩詔翻

士大夫多附之及議樂變

與安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變者

什八九安憲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

禮侍坐於先生席間函丈何安

周武帝時已為太學博士故云然憲於避翻

反為昨暮兒之所屈邪

邪音耶

遂

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

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為朋黨

吏部侍郎考功侍郎皆屬吏部尚書尚書

左右丞分司管轄隋制尚書二十四曹侍郎獨吏部侍郎班左右丞之上吏部侍郎正四品左右丞從四品

省中呼弘為世子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

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罔冒為官等數事

援扶又翻

從才用翻

上命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案之事頗有狀

上大怒秋七月乙巳威坐免官爵以開府儀同三司就

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初周室以

來選無清濁

選宣絹翻

及愷攝吏部

按愷傳開皇九年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

與薛道衡甄別士流

別被列翻

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

幾

幾居豈翻

上曰蘇威德行者

行下孟翻

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

籍

通籍殿中則得預朝請

威好立條章

好呼到翻

每歲責民間五品不

遜孔安國曰五品謂五常遜順也

或答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

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贍民部侍郎朗

茂以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基之子也

郎基見一百六十五卷梁

世祖承聖三年

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

嚴刑

隋志縣置令丞尉

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

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

頓首請罪遂相親睦稱為友悌已巳上享太廟

隋立四親

廟各以孟月享以太牢

壬申晦日有食之帝以天下用律者

多踏駁

踏乖也駁錯也踏尺允翻駁北角翻

罪同論異八月甲戌制諸州

死臯不得輒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

盡竟也

然後上省奏

裁

上時掌翻

冬十月壬午上享太廟十一月辛亥祀南

郊

已未新義公韓擒虎卒

擒虎襲父雄爵新義郡公平陳之功以吏議不加封

爵卒子恆翻

十二月乙酉以內史令楊素為尚書右僕射

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

朝直遙翻

頗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

蔑無也視之如

無也又輕易也

自餘朝貴多被陵轢

陵乘也犯也侮也侵也陵轢踐也又車踐為轢轢郎

擊

其才藝風調優於頰

調徒 鈞翻

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

處昌呂翻 當丁浪翻

有宰相識度不如頰遠矣右領軍大將軍賀

若弼自謂功名出朝廷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

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

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

下戶 嫁翻

謂之曰我以高頰楊素為

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

昌言明言于廣 衆啗徒濫翻又

徒覽 翻

是何意也弼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

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

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

度江

將即亮翻

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

何用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

上低回數日

低降意也回轉心也

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

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

復扶又翻

然每宴賜遇之甚厚有

司上言府藏皆滿

上時掌翻藏徂浪翻

無所容積于廊廡

廡周甫翻

帝

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

謂賞平陳將士

何得爾也

爾猶言如

此對曰入者常多於出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

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

漢官有中藏令晉有中黃左右藏令隋初

有右藏黃藏令至是始闢左藏院藏租浪翻

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

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田出租丁出調詳已

見前兵受田計畝為功以其所出修器械備糗糧今已減其半調徙帛翻

時天下戶口歲增

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

京輔謂關內三河謂河北少與小同

衣食

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

十畝老少又少焉

使疏吏翻老少詩照翻又少音詩沼翻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

隋以火德王以赤帝赤燂怒為感生帝

壬戌行幸岐州

岐州扶風郡

二月丙午詔營仁壽宮於岐

州之北

仁壽宮在岐州普閏縣

使楊素監之

監古街翻

素奏前萊州刺

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

隋志東萊郡舊置光州開皇五年更名萊州隋制未除校

正官而領其務者為檢校官將作大匠掌工作宇文愷有巧思奏使之領作

記室封德彝為

土木監

土木監掌土木之事以營宮暫置之非常設之官

於是夷山堙谷以立

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屬

屬之欲翻

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

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

推吐雷翻覆數又翻

因而築為平地

死者以萬數

丁亥上至自岐州

己卯立皇孫暕為

豫章王暕廣之子也

暕古限翻

丁酉制私家不得藏緯候

圖識

識楚譜翻

秋七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是歲上命禮

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明堂木樣上命

有司規度安業里地將立之而諸儒異議久之不決乃

罷之

隋志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榑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帝異之命有司於安

業里為規兆蓋在長安南郭內也既以異議罷至大業中愷復奏明堂議及木樣其議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

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曰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

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四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

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為近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獨殷無加尋之父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國之制諸書所說並為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曰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庭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

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
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
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
象也大戴禮云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
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壁雖赤綴戶白綴牖堂高
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周書明堂曰
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
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
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
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
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
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
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
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坤之變數
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
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

象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
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
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
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目恐當作日
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
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
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畧依此
制太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起明堂辟
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
堤壤高四尺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圖下方上
圖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
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十九十八戶法土
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
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下藉茅以存古制自晉以
前未有鷄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堂方構不合天
文既缺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

之文非古歟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
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
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達外處多其室皆用壑累極
成褊陋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
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蓂數梁武帝移宋時太
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
是宗周劉熙阮湛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
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
史研究衆說摠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
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會遼東之役不果行上

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

厥九勿翻

公主

以其宗國之覆

謂周亡也

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

自寄上聞而惡之

惡烏路翻

禮賜漸薄彭公劉祖先尚周公

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祖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

欽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

貢頗為邊患

可從刊入
聲汗音寒

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

厥

隋制車騎將軍階正五品非職事官騎
奇寄翻使疏吏翻長知兩翻晟承正翻

微觀察之公

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

加求
加翻

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

索山

翻客

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

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

為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

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

使殺公主

說輸為翻

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

考異曰突

厥傳云沙鉢略子今從長孫晟傳

居北方遣使求婚

使疏吏翻

上使裴矩謂

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

復扶又翻

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

朝直遙翻

長孫

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

雍虞閭都藍玷

厥達頭也

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

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

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

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

少詩沼
翻易以

鼓翻馴
松倫翻

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

干許尚公主

為隋破都藍樹立染
干張本復扶又翻

牛弘使協律郎范

陽祖孝孫等叅定雅樂

隋制太常有協律郎二人隋志
派郡派縣舊置范陽郡開皇初

郡廢又上谷郡涑水縣
元年以范陽為道縣更置范陽於此

從陳陽山太守毛

爽受京房律法

從字之上更有孝孫二字文意乃明
隋志南海郡含洹縣梁置陽山郡

布

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名

名一作明

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

上猶記何安之言

安言見上卷九年

注弘奏下不聽作旋宮但

用黃鍾一宮于是弘等復為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議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

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

郊廟用一調止用黃鍾一宮迎氣用五調春用角夏用徵

中央用宮秋用商冬用羽調徒鈞翻

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

復扶又翻

十四年春三月樂成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間

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宜加禁約務存其

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

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

言卒驗

卒子恤翻

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且死悉取其

書燒之

寶常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

終於千八百聲為之應手成曲

曰用此何為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

皆置公廨錢

先悉薦翻廨古隘翻

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

唐六

典工部尚書周之冬官卿也漢五曹尚書其三曰民曹
後漢以民曹兼主繕修工作鹽池園苑之事自晉宋齊
梁陳營宗廟則權置起部尚書事畢省之後周依周
官置大司空卿一人隋開皇三年始置工部尚書以

為官司出舉興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敗補請皆禁止

給地以營農上從之六月丁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

田職分田起于後周頃畝以品為差下至隋唐代有增減毋得治生與民爭利治直

之翻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蘇威為納言初張賓隋志武

行開皇四年行張賓歷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至德二年廣平劉孝孫隋志武

平縣舊曰廣平置廣平郡仁壽元年改永平縣冀州秀才劉焯信都郡置冀州焯職略胡並

言其失賓方有寵於上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斥罷之

後賓卒孝孫為掖縣丞

隋志萊州東萊郡治掖縣

委官入京上其事

詔留直太史

以它官入太史曹為直太史上時掌制

累年不調

調徒鈞制

乃抱

其書使弟子與櫬來詣闕下

櫬初觀制

伏而慟哭執法拘而

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安言其善乃遣與賓

厯比校短長直太史勃海張胄玄

隋志勃海郡開皇六年置棣州

與孝

孫共短賓厯異論鋒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

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無驗胄玄所刻

前後妙中

刻刻定也
中竹仲翻

孝孫所刻驗亦過半于是上引孝

孫胄玄等親自勞徠

勞力到翻

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定厯

帝不憚又罷之孝孫尋卒

卒子恤翻

關中大旱民飢上遣

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

咎責為之不御酒肉

為于偽翻

殆將一朞八月辛未上帥民

就食於洛陽

帥讀曰率

勅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

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

險之處見負擔者

擔都濫翻

令左右扶助之

冬閏十月甲

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宗陳叔寶以時

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邙山

邙山在洛陽城

北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

願上東封書

上時掌翻

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

宴

復扶又翻

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

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

度京口事見上

卷九年

叔寶飲酒遂不之省

省悲井翻

高顗至日猶見啓在牀

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

皆榮貴其主

謂苻堅也
事見晉紀

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

乃違天也

齊州刺史盧賁

隋志齊郡舊曰齊州治歷城

坐民飢閉

民糶

糶它
甲翻

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

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為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

性行輕險

為于偽翻
行下孟翻

誠不可弃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

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

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

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

事見一百
七十四卷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譯為巫蠱

考異曰盧賁傳云昉為大逆於前譯為巫蠱於後案譯傳譯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昉以六年坐謀反誅賁

傳誤也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

為難信非我棄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

賁遂廢卒于家

卒子恆翻

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

帥讀曰率

帝令牛弘創定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

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車

駕東巡上好機祥小數

好呼到翻機居希翻

上儀同三司蕭吉

上書曰甲寅乙卯天地之合也

吉上時掌翻

今茲甲寅之年

以辛酉朔旦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

天之日即至尊本命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

至尊德並乾之覆育

覆敷又翻

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

儀元氣並會本辰上大悅賜物五百段吉懿之孫也

蕭懿

梁武帝之兄追封長沙王

員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戴干之

表

劭云乾鑿度云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有也泰人之表戴干散悉賈翻騎奇寄翻

指示羣臣上悅拜著作郎

隋志秘書省領太史著作二曹著作曹置郎二人

劭

前後上表

上時掌翻

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民間歌謠引

圖書讖緯据撫佛經

識楚譌翻据居運翻撫之石翻

回易文字曲加誣

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

州朝集使盥手焚香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

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賜優洽

洽音狹朝直遙翻使疏吏翻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頓齊州庚午為壇于泰山柴

燎祀天以歲旱謝愆咎禮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赦天

下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

不在其例 三月己未至自東巡 仁壽宮成丁亥上

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

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

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為吾于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

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考異曰隋書北史皆曰宮成

上令高顯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太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

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喻上上乃解今從唐書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

后勞之曰勞力到翻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

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素負貴恃才多所陵侮

唯賞重德彞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

牀曰封郎必須據吾此坐

楊素賞重封德彞非但以其算略蓋心術亦相似

屢

薦於帝帝擢為內史舍人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

六月戊子詔鑿底柱

底柱山在陝縣北大河中水經曰河水通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

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

流疎分指狀未目亦謂之三門

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

燕蔡

容精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子孫以為氏相息亮翻

命焚之於朝堂

朝直造翻

秋

七月納言蘇威坐從祀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

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

戾

狠戶
壑翻

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

大病耳 戊寅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

尚書韋世康為荊州總管世康洸之弟也

韋洸
安輯嶺
南卒於官案

隋書世康傳世康
洸之兄洸古黃翻

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

按世康傳自禮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在開皇四年之前
七年拜襄州刺史歷安州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

吏部尚書出入踐揚前後
十餘年不專在吏部也

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

豈須多防滿則還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固懇乞骸骨帝

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揚益荆以晉秦

蜀三王及世康為之當時以為榮 十一月辛酉上幸

溫湯驪山溫湯也程大昌曰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并植松栢千餘株 十

二月戊子勅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考異曰刑法志事在十六年今從

紀帝仍籍沒其家 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唐虞以三年為

一考後世以一年為一考 汴州刺史令狐熙來朝隋志榮陽郡浚儀縣東魏置梁

州後周改曰汴州令狐出於魏氏春秋晉大夫魏顆封於令狐子孫以為氏汴皮變翻 考績為天

下之最賜帛三百匹

雜物為段
純物為匹

頒告天下熙整之子也

令狐整見一百五十九
卷梁武帝中大同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為平原王筠為安成王

疑為安平王

疑魚
力翻

恪為襄城王該為高陽王韶為建安

王暉為潁川王

暉居
永翻

皆勇之子也

夏六月甲午初制

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

行刑

考異曰刑法志在
十五年今從帝紀

冬十月己丑上幸長春宮

隋志同州朝邑
縣有長春宮

十一月壬子還長安

党項寇會州

隋志

汶山郡後周置汶州開皇初改曰蜀州尋為會州党底朗翻

詔發隴西兵討降之

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

妻七細翻吐從瞰入聲谷音浴可從

刊入聲汗音寒

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

伏上時掌翻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

史萬

歲襲爵太平縣公隋志太平縣屬絳郡南寧之地漢屬牂柯蜀漢屬南中晉屬寧州梁為南寧州其後為爨氏所據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考之晉志未始有南寧郡西爨蠻也非羌也通鑑因隋紀初梁睿之克王謙也

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

西南

夷獠莫不歸附唯南寧州酋帥爨震恃遠不服

獠魯皓翻酋慈

秋翻帥所類
翻變七亂翻

睿上疏以為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

牂柯音臧

柯上時
掌翻

戶口殷衆金寶富饒梁南寧州刺史許文盛為

湘東王徵赴荊州

徵兵以討侯景文盛赴之

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畧

屬之欲翻
夏戶推翻

土民變瓚遂竊據一方

瓚從早翻

國家遙授刺史

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

之衆略定南寧其後南寧夷獯翫來降拜昆州刺史

就其

地置昆州降
戶江翻下同

既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為行

軍總管帥衆擊之

復扶又翻
帥讀曰率

入自蜻蛉川至於南中

蜻蛉

川漢靖蛉縣之地靖蛉
倉經翻蛉郎丁翻

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

之過諸葛亮紀功碑

唐史南詔王鳳迦異築柘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故在

度西洱

河

按唐史太宗擊西蠻開靖蛉弄棟為縣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州蠻其西與黃爪葉榆西洱河接西

洱河即葉榆河也蘇軾曰南詔有西洱河即牂柯江也河形如月抱洱故名之為西洱河洱而止翻又而志翻

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

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于是勒石頌美隋

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

使疏吏翻朝直造翻請將音如字攜也領也

詔許之

爨翫陰有貳心不欲詣闕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

翫而還

為史萬歲得罪張本
還從宣翻又如字

庚寅上幸仁壽宮 桂州

俚帥李光仕作亂

始安郡梁置桂州俚音
里帥所類翻下渠帥同

帝遣上柱國

王世績與前桂州總管周法尚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

績發嶺北兵俱會尹州

隋志鬱林郡梁置定州後
改為南定州平陳改尹州

世績

所部遇瘴不能進

瘴之亮
翻熱病

頓于衡州

隋志衡山郡
平陳置衡州

法尚

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

白石洞在今尋
州南六十里帥

讀曰率
下同

法尚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

居旬日降者數千人

降戶
江翻

光仕衆潰而走追斬之帝又

遣負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討光仕稠諭降其黨莫崇

等

姓苑何氏出自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其後封于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後遂為

何氏莫姓楚莫教之後散悉置翻騎奇寄翻

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稠安之

兄子也

妥他果翻

上以嶺南夷越數反

數所角翻

以汴州刺史令

狐熙為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

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

相謂曰

令力丁翻帥所類翻更工衡翻

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

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

縣生梗

先悉薦翻

長吏多不得之官

長知兩翻

寄政於總管府熙

悉遣之為建城邑

為于偽翻

開設學校革夷感化馬俚帥

帥所

類翻

甯猛力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

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力感之詣府

請謁不敢為非熙奏改安州為欽州

隋志寧越郡梁置安州今改欽州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三月壬辰詔

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

是上下相驅迭相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

播止樂翻懦乃卧翻又奴亂翻

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弃市

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

恐避

近觸罪也志作晚宿必早字誤耳

考異曰刑法

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

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

邪音耶

但為枉人來耳而謂我奏

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而不

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自古以來

聞里奸豪持吏短長者則有之矣未聞持其上至此者宜隋季之多盜也天下之富一錢之積是以古之為政欲其平易近民為于偽制而為而不而屬之而猶言汝也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

人大理少卿河東趙綽固爭

隋制九寺各置卿少卿各一人河東縣蒲州河東郡

治少始照制

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

長知兩翻下同

不可以此

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

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

太寬

掌固蓋即漢之掌故唐省臺寺監皆有掌固因隋行也上時掌翻

帝以曠為忠直

遣每旦於五品行中參見

遣猶使也行戶剛翻見賢遍翻

曠又告少卿

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

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理

曠自有佗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
死臯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御掌固使曠觸挂天刑
一也因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佗事而妄
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在坐

生祖
卧翻

命賜綽二金

孟酒并孟賜之曠因免死徙廣州蕭摩訶于世略在江
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

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

將即
亮翻

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

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

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

之

為子偽翻

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褱

衣於既翻褱古

俗云

利官上以為厭蠱

厭一葉翻

又於琰翻

將斬之

綽曰

法不當死臣

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

之

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

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

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勞力到翻

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

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

勞力到翻

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

開

武候屬左右武候將軍掌
晝夜巡察執捕奸非也

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

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

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

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噉

羹者熱則置之

復扶又翻下
同噉昌悅翻

天子之威欲相挫邪

邪音耶

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還

訶虎何翻

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

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治直之翻復
上時掌翻

上以綽有誠直之

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

失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同時俱名平恕然胄

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

斷丁亂翻稱尺證翻

胄端之子也

薛端仕周為蔡州刺史無它異稱

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

武官衣劔之不齊者

劾戶益翻又戶得翻

帝曰爾為御史縱捨自

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

隋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

將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晚

麴圭玄翻類篇曰麥莖也

武庫令以署庭

荒蕪

武庫令屬衛尉寺

左右出使或授牧宰馬鞭鸚鵡

使疏吏翻授當

受作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

恒戶登翻
復扶又翻

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延

有隙
照少始翻

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甃上擣

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擣蒲者皆杖殺之捶陳延

幾死

隋志鴻臚寺統典客令即主客也屎式爾翻糞也捶止樂翻幾居依翻

帝遣親衛大

都督長安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

隋志置左右親衛左右勳衛左右翊

衛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等官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旅帥都督為隊正屈突虜複姓其先昌黎徒

河人徙家長安隴西郡渭州屈九勿翻

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

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

太僕卿掌牧畜之政故欲誅之

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

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

瞋昌真翻

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

死

分扶問翻

就陛下勾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

於此賴有卿忠言耳于是悉達等皆減死論擢通為左

武侯將軍

隋志左右武侯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奸非烽候道路水山所置巡狩師田

則掌其營禁也

上柱國劉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

任俠不遵法度數有罪

數所角翻

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

驕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

棒之

捧蒲頂翻

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

百人毆擊路人

毆鳥口翻

多所侵奪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

校或告居士謀為不軌帝怒斬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

名者甚衆

楊素牛弘等復薦張胄玄厯術

去年帝勞徠胄玄既

而罷之復扶又翻

上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

久難通者令暉等與胄玄等辨析暉杜口一無所答胄

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胄玄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

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

散悉置翻騎奇寄翻

至是胄玄厯成夏四

月戊寅詔頒新厯前造厯者劉暉四人並除名 秋七

月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

將即亮翻

上

不許顧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

開皇初慶則嘗為尚書右僕射宰相之職也授上柱國封晉國公上公也

國家有賊遂無行

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乃以慶則為桂州道行軍總管

討平之 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

喜許記翻

嘗請為沙門不

許及為并州總管

俊為并州總管見上卷十年

漸好奢侈違越制度

盛治宮室俊好內

治直之翻好呼報翻

其妻崔氏弘度之妹也性

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丁亥

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家左武衛

將軍劉昇

曹魏置武衛將軍自晉至於高齊並屬左衛至隋始與左右衛並列於十二衛府

曰秦王非有佗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

厠古

臣謂可

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

下詳之

復扶又翻

上曰我是五兒之父

上五子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

王諒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

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

不許

楊素逢君之惡者也它日贊決以廢勇立廣益有見於此卒子恤翻

戊戌突厥哭

利可汗來逆女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

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

故特厚其禮

妻七細翻間古覓翻

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

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為使

開皇三年改度支尚書為民部尚書使疏吏翻

突利

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

度斤舊鎮蓋即都斤山突厥沙鉢畧舊所居也帥讀曰率

錫賚優厚

賚來代翻

都藍怒曰

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

鄱

朝直遙翻下同
去吏翻抄楚交翻

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

鄙每先有備

伺相吏翻

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壽宮

何稠

之自嶺南還也

是年二月何稠討嶺南

甯猛力請隨稠入朝稠見

其疾篤遣還欽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

使還奏狀上意不懌

使疏吏翻下同

冬十月猛力病卒上謂稠

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

身死當遣子入侍

令力丁翻

越人性直其子必來猛力臨終

果戒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約不可失信

使疏吏翻

汝葬我

畢宜即登路長真嗣為刺史如言入朝

嗣祥
吏翻

上大悅曰

何稠著信蠻夷乃至于此

魯公虞慶則之討李世賢

也以婦弟趙什住為隨府長史

長知
兩翻

什住通于慶則愛

妾恐事泄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上聞之禮賜甚薄慶

則還至潭州臨桂嶺

隋書虞慶則傳作潭州臨桂嶺宋
白曰隋平陳改湘州為潭州杜佑

曰取昭
潭為名

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

其人攻不可拔使什住馳詣京師奏事觀上顏色什住

因告慶則謀反下有司案驗

下退
據翻

十二月壬子慶則坐

死拜什住為柱國 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

為拒守之策

麗力知翻
治直之翻

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

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

璽斯氏翻少
詩沼翻下同

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

心易行

洒讀曰洗
行下孟翻

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

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

詩少

沼翻

朕若不存含有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

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

卒子

恤予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

翻東公

使使疏吏

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自時隋終以高

麗為意後遂以佳兵亡國

吐谷渾大亂

吐從瞰入聲谷音浴

國人殺世伏立

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

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朝直遙翻

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壽宮高麗王元帥靺鞨

之衆萬餘寇遼西

隋書靺鞨在高麗之北凡有七種其一號栗末部與高麗接其二曰伯咄

部在栗末之北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

水部在安車胥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而黑水部尤為勁健即古之肅慎氏也遼西郡治柳城隋置

營州總管府魏莫撥翻鞬戶葛翻

營州總管韋冲擊走之上聞而大怒

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為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

伐高麗

帥所類翻將即亮翻

以尚書左僕射高頴為漢王長史

長知

兩翻周羅睺為水軍總管 延州刺史獨孤陀

隋志延安郡後魏置

東夏州西魏改延州陀徒河翻

有婢曰徐阿尼

阿烏葛翻尼希夷翻下同

事猫鬼能

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會

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鑿皆曰猫鬼疾也

隋書陀傳

云徐阿尼事猫鬼每以子夜祀之言子者鼠也陀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陀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陀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大理丞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于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由是其事具得實畜吁玉翻

上以陀后之異母弟陀妻楊素異母妹由是意

下同

陀所為令高顯等雜治之具得其實

治直之翻

上怒令以犢

車載陀夫妻將賜死獨孤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

為于

偽翻下同

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

命陀弟司勳侍郎整詣闕求哀

司勳侍郎屬吏部尚書

於是免陀

死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貓

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

妖於驕胡

至是詔誅被訟

行貓鬼家

先悲薦胡被皮義胡

夏四月辛亥詔畜貓鬼蠱毒厭媚

野道之家

隋書志江南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虫大者至蛇小者至

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蠱則曰蠱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藏死則

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它人則畜者自鍾其孽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者厭於琰胡媚音

魅並投於四裔 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

麗力

知漢王諒軍出臨渝關

臨渝關在柳城西四百八十里所謂盧龍之險也渝漢書音喻

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

復扶又翻

周羅睺自

東萊泛海趣平壤城

隋書平壤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涓水杜佑曰平壤城則故朝

鮮國王險城也趣七喻翻

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

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

使疏吏翻下同

上表稱遼

東冀土臣元上于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

表請為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

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辛

郊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 十二

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南寧夷爨翫

復反

復扶又翻

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責

萬歲萬歲詆譌

譌落干翻又力誕翻詆拒諱也譌逸辭也

上怒命斬之高潁

及左衛大將軍元旻等固請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于是除名為民

將即亮翻樂音

洛少詩沼翻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二月甲寅上幸仁壽宮

仁壽宮成於開皇十七年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楊素獨孤后喜而賞之繼此屢幸仁壽宮至仁壽之末卒死于仁壽宮仁者壽帝窮民力以作離宮可謂仁乎其不得死于是宮宜矣帝怒楊素而不加之罪其后喜則亦從而喜之豈非奢侈之能移人觸境而動至於流連而不知反卒貽萬世笑是知君德以節儉為貴也

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

大同城

唐志自夏州北度烏水行五百三十餘里過橫水又行百一十九里至安樂戍戍在河西塢東

塢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古永濟柵也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長知兩翻晟承正翻

詔以漢

王諒為元帥

帥所類翻

尚書左僕射高顯出朔州道

隋志馬邑郡舊

州置朔

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

靈武郡後魏置靈州

上柱國燕榮出

幽州道以擊都藍

燕因肩翻

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

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

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

隋志雁門郡靈丘縣後周置蔚州蔚紆勿翻

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

五騎南走

騎奇寄翻下同

比旦行百餘里

比必寐翻及也

收得數百騎

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

朝直遙翻下同降戶剛翻

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

寬猶怨也

若往投

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

使疏吏翻

令速舉

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

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

給蕩亥翻
少詩沼翻

來多舉三

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

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

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

將如字

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

帝大喜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

隋制驃騎將軍正四品驃匹妙翻騎奇寄

翻

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辨

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郁速六奔其妻子與

突利歸朝

使疏吏翻
朝直遙翻

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

其心

遺于季翻

高潁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至

族蠡山

將即亮翻
蠡音黎

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

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

仲卿為方陳

厥九勿翻下同
畜許又翻
復扶又翻陳讀曰陣下同

四面拒戰凡五

日會高潁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

七百餘里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

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

為方陳騎在其內

此古法也雖衛青劉裕未之能易也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

也先悉薦翻騎

奇寄翻下同

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子

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

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

羅喉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

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號哭

而去

魏舒毀車崇卒以敗狄楊素除戎車為騎陳以破突厥皆鼓儼而勝耳帥讀曰率勝音升號戶高翻

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為內史令

暕古限翻

宜陽公王

世積為涼州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

王世積封宜陽

郡公隋志河南郡宜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武威郡舊置涼州安定郡舊置涇州

吏捕之亡抵世

積世積不納孝諧配防桂州

配防者配隸軍伍使之防守

因上變稱

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

上時掌翻令力丁翻相息亮翻不讀曰否

道人答

曰公當為國主又將之涼州

也往

其所親謂世積曰河

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希非用

武之國世積坐誅拜孝諧上大將軍獨孤后性妬忌

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没宮中

尉紆勿翻先悉

薦翻下同

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上聽朝

伺相吏翻

朝直遙翻

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

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頴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

息曰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高頴曰陛下豈以一婦人

而輕天下上意少解

少詩沼翻

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俟

上於閣內及至后流涕拜謝頴素等和解之

還音旋又如字

因

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高頴父之家客甚見親禮

頴父賓為獨孤

信參佐信被誅后以賓父之故吏數往來其家

至是聞頴謂已為一婦人遂銜

之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頰曰

從千

容翻

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頰長跪曰長

幼有序其可廢乎

長幼之長知兩翻

獨孤后知頰不可奪陰欲

去之

為后譖頰張本去羌呂翻

會上令選東宮衛士以入上臺頰奏

稱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上作色曰我有時出

入宿衛須得勇毅太子毓德春宮左右何須壯士此極

弊法如我意者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

別

三百人為團五人為伍恒戶登翻上時掌翻下選嫁翻別彼列翻

豈非佳事我熟見

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頰子表仁娶太子女故上以此

言防之頰夫人卒

卒子恤翻

獨孤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

而喪夫人

喪息浪翻

陛下何能不為之娶

為于偽翻下同

上以后言

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

朝直遙翻

雖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既

而頰愛妾生男上聞之極喜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

陛下尚復信高頰邪

復扶又翻邪音耶

始陛下欲為頰娶頰心

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

見賢遍翻

安得信之上由是

疎頰伐遼之役

去年伐遼

頰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上

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

强其兩翻

妄固知其無功矣又

上以漢王年少

少詩照翻

專委軍事於頰頰以任寄隆重每

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諒甚銜之及還泣

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頰所殺上聞之彌不平及擊突厥

出白道進圖入磧

磧大磧也即所謂大漢磧七迹翻

遣使請兵

使疏吏翻

近

臣緣此言頰欲反上未有所答頰已破突厥而還

此即謂前

破突厥事還從宣翻又如字

及王世積誅推覈之際有宮禁中事云

於頰處得之上大驚有司又奏頰及左右衛大將軍元
旻元胄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旻胄坐免官上

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

若人者弼弼古弼字

刑部尚書薛

胄

開皇三年改都官尚書為刑部尚書

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

述等明頰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

屬之欲翻

自是朝臣無敢

言者

朝直逆翻

秋八月癸卯頰坐免上柱國左僕射以齊公

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歔悲不自勝

幾居豈翻歔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勝音升

獨孤后亦對之泣上謂頰曰朕

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頴勝於兒子雖

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瞋然忘之

解落謂解官落職也瞋莫定翻

如本無高頴人臣不可以身要君

要一遙翻

自云第一也頃

之頴國令上頴陰事

隋制王國公國皆有尉上時掌翻

稱其子表仁

謂頴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

司馬懿字仲達事見魏邵

陵厲公紀朝直遙翻

公今遇此馬知非福

頴國公承望上指以此誣頴蓋亦習見趙什住

皇甫孝諧受賞而利之也馬於虔翻

於是上大怒囚頴於內史省而鞠之

憲司復奏沙門真覺嘗謂頴云明年國有大喪

憲司法司也復

扶又翻喪
息郎翻

尼令暉復云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

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下頗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頗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頗初為僕射

帝受禪頗
即為僕射

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

其慎之頗由是常恐禍變至是頗歡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龐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

正似鳬耳

楚辭曰寧汎汎若水中之鳬與波上下以全吾軀乎元善之意謂此先悉薦翻

可以

付社稷者唯獨高頰上初然之及頰得罪上深責之善

憂懼而卒

辛子恤翻

九月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弘

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進用

並多稱職

先悉薦翻行下孟翻後戶邁翻稱尺證翻

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

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

汗為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

音寒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

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

長知兩翻晟承正翻將即亮翻下同大利城在雲內縣東

北隋志定襄郡治大利縣處昌呂翻下同時安義公主已卒

十七年安義公主嫁突厥卒子

恤翻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

復音扶又翻妻七細翻

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

抄掠不得寧居

抄楚文翻

請徙五原以河為固

鹽州五原之地

於夏

勝兩州之間

隋志朔方郡後魏置夏州榆林郡開皇二十年置勝州杜佑曰勝州治榆林縣漢沙

南縣地有雲中城拂雲堆金河熱河自馬邑
郡善陽界流入縣西有漢五原城夏戶雅翻東西至河

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塹七令處其內令力丁翻使得

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

民防達頭偽子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

隋志雁門後周置肆州開皇五年改曰代州舊唐志恒
安鎮在隋馬邑郡雲內縣界唐為雲州雲中縣即後魏
所都平城之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騎奇仲卿

自樂寧鎮邀擊斬首千餘級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

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弘化郡開皇十太平公史萬

歲出燕州

涿郡懷戎縣後齊置北燕州後周去北字燕因肩翻

大將軍武威姚辨

出河州

枹罕郡舊置河州

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

藍為部下所殺遠頭自立為步迦

加迦音

可汗其國大亂

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

數所角翻

虜內自

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

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

被皮義翻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隋紀三

起上章浚灘盡昭陽大淵獻凡四年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

隋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晉

州後齊改江州陳復曰晉州開皇初曰熙州因晉熙郡名州也

三月辛卯以揚州總管

司馬河內張衡為行軍總管

隋制總管府置長史司馬河內郡置懷州 帥步

騎五萬討平之

帥讀曰率
騎奇寄翻

賀若弼復坐事下獄

若人翻

復扶

又翻

上數之曰

數所具翻
又所主翻

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

下遇嫁翻

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它日上謂

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頴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

盡良弓藏邪

頴居永翻下同范蠡告大夫
種嘗有是言邪音耶下同

頴云必不然

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

索山客翻
射寅謝翻

我語頴曰

語牛倨翻

下同功臣正宜授勲官

隋置上柱國至帥都
督凡十一等為勲官

不可預朝政

朝直遙翻

弼後語頴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

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

脉脉有言不得吐之意

意圖廣陵又

圖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夏四月壬戌突厥

達頭可汗犯塞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

武道

州即靈

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

州即朔

以擊之長孫

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

天水郡置秦州長知兩翻晟承正朔帥讀曰率降戶

江翻

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

易以翻

因取諸

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于是大驚曰天雨惡

水

雨于具翻

其亡我乎因夜遁晨追之斬首千餘級

考異曰煬帝

紀曰出靈武無虜而還突厥傳曰晉王出靈州達頭逃遁而去晟傳曰達頭與王相抗蓋達頭聞王來而遁晟將兵從別道與達頭相遇耳

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

遣使問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

煌戌卒乎

史萬歲戌敦煌事見一百七十五卷陳長城公至德元年使疏吏翻下同將即亮反騎奇

寄翻復扶又翻下同敦徒門翻

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

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

遁而還

磧七迹翻下同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帝紀十九年六月史萬歲破賊據本傳在今年紀

誤也按破賊當作破達頭

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

復遣其弟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

守要路侯利伐還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

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

上時掌翻
覆數又翻

地無不載染干

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為大隋典羊馬也

爲子
爲翻

帝又遣趙仲卿為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隋志榆
林郡金

河縣隋初置榆關經管定
襄即雲內縣之恒安鎮

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遣

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者曰我戮力創茲大業作訓垂

範庶臣下守之汝為吾子而欲敗之

使疏吏翻
敗補邁翻

不知何

以責汝俊慙怖

怖普布翻

疾遂篤乃復拜俊上柱國六月丁

丑俊薨

帝五子獨俊病死耳

上哭之數聲而止俊所為侈麗之物

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立碑

隋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主簿

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事法田水鑠士等曹行參軍行泰軍長魚行參軍典籤等釋名碑者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初學記碑悲也所以以上往事也上曰

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

與人作鎮石耳

鎮之人翻壓也

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

羣臣希旨奏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

栗姬子榮

事見十六卷漢景帝六年七年郭后子彊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七年十九年斯二事者二帝之失也

可以為法乎

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

國官為喪主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

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

行下孟翻

上

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

蜀鎧蜀人所作也蜀人工巧所作鎧甲已精麗而勇又文飾之

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

者汝為儲后

后君也儲后猶言儲君也好呼到翻

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

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

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

帶刀一枚并菹醬一合

淹菜為菹醬醢也肉醬跂醬皆謂之醢又菜菹謂之醬內則芥

醬

汝筭作上士時常所食也

謂勇仕周時

若存記前事應知

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

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

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

朝直遙制帥讀曰率少始

翻照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

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

隋制太子袞冕垂白珠九旒青

續充耳犀笄玄衣纁裳木山龍華蟲大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纁成為之白紗內單黼領青裸襪裙草帶金鈎鏤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純以朱綠鞞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劒火珠鏤首瑜玉雙珮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綵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纁赤舄以金飾裸彼小綹襪離冕綹鏤舄例綹又彼列綹純纁彌綹綹純招綹綬音受綵匹招綹純之尹綹長直亮綹廣苦曠綹

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

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

宮

別上時掌綹

事非典則宜悉停斷

斷丁管綹

自是恩寵始衰漸

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

姓苑雲姓縉雲氏之後又魏書官氏志達

宥氏後改雲氏此其後也

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

元妃薨見一百

七十七卷

獨孤后意有佗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

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

王嶷襄成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

潁川王暉

娣音弟嶷魚力翻媛于眷翻暉居永翻

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

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彌自矯飾唯與蕭

妃居處

伺相吏翻處昌呂翻

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

數所角翻

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

謂楊素等

上及后每遣左

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

為于

偽翻饌士戀翻說文具食也

申以厚禮

申重也

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

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

屏必郢翻

唯留

老醜者衣以縵綵

衣於既翻縵莫半翻縵無文者也

給事左右屏帳改

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

去羌呂翻

上見之以

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

好呼到翻語牛倨翻

意甚喜侍臣皆

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

相息亮翻

徧

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

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

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

來和韋鼎皆識帝於潛躍故尤信之

上笑曰

卿不肯顯言邪

邪音耶

晉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

沈持林翻

好學善屬文

好呼到翻屬之欲翻

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

聲名籍甚

言聲名狼籍甚盛朝直遙翻下同

冠於諸王

冠古玩翻

廣為揚州

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

泫戶畎翻

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

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

恒戶登翻

每恐讒譖生於投

杼

用曾參
母子事

鳩毒遇於杯勺

杯勺皆飲器周禮梓人為
飲器勺一升勺市若翻是

以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覲地伐漸不可耐

勇小

字覲
地伐

我為之娶元氏女

為子
偽翻

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

阿雲

阿烏
葛翻

使有如許豚犬

曹操曰如素本初劉景升
兒豚犬耳後遂以詆其子

前

新婦遇毒而夭

夭於
紹翻

我亦不能窮治

治直
之翻

何故復於汝

發如此意

復扶
又翻

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

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

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

幾居豈翻
邪音耶

廣又拜鳴

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

勝音升

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

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

安陸郡置安州

欲述近已奏

為壽州刺史

淮南郡舊屬南則為豫州屬北則為揚州開皇九年改曰壽州近其斬翻

廣尤

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

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

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

謂南平陳北伐突厥也數所角翻將即亮

翻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

內宮即中宮避國諱故云然

四海之望

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

未易謀也

處昌呂翻
易以致翻

然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素所

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

之

朝直
遙翻

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

少始
照翻

素凡有所為皆先籌於約而後行之述請約盛陳

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

約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

公為歡樂耳

此呂不韋
之故智耳

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

說之曰

說輸
芮翻

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

達者之令圖

夫音扶令力正翻

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

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

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

朝直遙翻勝音升數所具翻

又儲后

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

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弃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

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

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

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

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

思相吏翻

殊不及此

賴汝啓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

復扶又翻

今皇后之言上

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

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

丁令力翻

素

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

用此揣后意

揣初委翻

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

至尊及我遣內使到

內使猶言中使使疏吏翻

必迎於境首言及違

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

寢共食豈若覲地代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

昵尼質翻

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

廣小字阿麼廢着波翻

常恐

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

遺于季翻

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

人王輔賢造諸厭勝

新豐縣屬京兆厭於協翻

又於後園作庶人村

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上知勇

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

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

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佗變願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

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

伺相吏翻下同覘
丑廉翻又丑艷翻

纖介事皆

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臯上遂疏忌勇乃於玄武門達

至德門

玄武門隋大興宮城正北
門至德門在宮城東北隅

量置候人以伺動靜

皆隨事奏聞

量音良

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

侍官謂
直閣直

寢直齋直後備身直長等益東
宮率府所統略同十二衛府

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

勇健者咸屏去之

屏必郢翻
去羌吕翻

出左衛率蘇孝慈為浙州

刺史

蘇孝慈有器幹故出之隋
志浙陽郡西魏置浙州

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

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

見賢通訓

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

袁君正見一百六十二年卷梁武帝太清三年

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

姑臧縣涼州武威郡治所

私賂

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

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

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

上書告之

上時掌翻

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

考異曰帝紀丁未至

自仁壽宮今從太子勇傳

翌日御大興殿

開皇三年上入新都名其城曰大興城正殿曰大興

殿宮曰大興宮宮北苑曰大興苑或曰帝由大興
郡襲封隋公以登大位故以名新都宮殿城苑
謂侍

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

樂音洛

不知何意翻邑然

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

尺稱

證翻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

數所角翻

故於衆中發問

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

仁壽宮此去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

國我為下利

令力丁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泄利也為于仇翻

不解衣臥昨夜欲

近廁

廁圓也近其靳翻

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

爾輩欲壞我家國邪

壞音怪邪音耶

于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

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

素乃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

黨

言自仁壽宮奉勅向長安劉居士事見上卷十七年

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

飛騰語臣云

語牛倨翻

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

右僕射委寄不輕

射音夜

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管大

事不遂我先被誅

謂禪代時事被皮義翻

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

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

上時掌翻

因長歎回視云我大

覺身妨去音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

之

恒戶登翻

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

復扶又翻長知兩翻

望其漸

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

幾許異事

幾居豈翻

其婦初亡

謂元妃薨時也

我深疑其遇毒嘗責

之勇即懟曰會殺元孝矩

孝矩元妃之父懟直類翻

此欲害我而遷

怒耳長寧初生

勇長子儼封長寧王

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

此連遣來索

索山客翻

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

來何必是其體屑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

事見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好呼到翻

今儻非類便亂宗祏

石拓音

我雖

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

堯舜知朱均不肖不付以天下

我恒

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

恒戶登翻

左衛大

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

元旻封九原郡公五原郡豐州

廢立大事詔旨

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

悉陳太子臯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

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

以文理觀

之不字必誤

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

率如字

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

快意又宮內所須

須求也索也

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

射以下吾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

多側庶

惡鳥路翻

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

言二君皆嫡出而亡國孽魚列翻說

文庶子

嘗令師姥卜吉凶

師姥巫媪也姥女老稱姥莫補翻

語臣云

語牛

倨翻

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泣然曰誰非父母生

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

是時李百藥所撰齊書未出帝所覽者蓋崔子發齊紀也泣戶

吠翻

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

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

勝音升邪音耶分扶問翻

楊素舞文巧詆鍛

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勇

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

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

馬怪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

左衛仗也

右衛

大將軍元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

防元旻耳

為于偽翻

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

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

先悉薦翻

時衛士皆佩

火燧

燧取火之木也

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

於庫又藥藏局貯父數斛

隋志東宮門下坊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帥六局

藏徂浪翻貯直呂翻

索得之

索山客翻

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

此意别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

飼祥吏翻

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

詰去吉翻

勇不服

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

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凋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

羣臣為太子之臯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

使疏

吏制下同

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

我邪

邪音耶

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

武德殿在延恩殿西

集百官立

于東面諸親立於西面

諸親謂屬籍宗親也

引勇及諸子列於殿

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

者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

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

默

哀之而不敢言

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

上時掌糊

上覽

之閔然楊素進曰伏望聖心同於螫手

螫蛇螫手壯士斷腕楊素以讒

愚滅人天性之親以此為喻亦太甚矣螫蛇隻翻

不宜復留意

復扶又翻

已已詔元

是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

隋志太子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什物奴婢等

事左衛率司馬夏侯福

隋左右衛率各置長史司馬夏戶雅翻

典膳監元

淹

隋志典膳局置監丞各二人屬門下坊

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

士何竦

主璽下士後周官也璽斯氏翻

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

處昌呂翻

車騎將軍榆林閭毗

閭毗榆林盛樂人以車騎將軍宿衛東宮閭姓也左傳晉有閭嘉駢

奇寄翻

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

開皇六年置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

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綽昌約翻

瀛州處士章仇太翼

瀛州河間郡後煬帝謂太翼曰于卿姓章仇四岳之胃與盧同源是賜姓為盧氏孫恤曰漢有章奔因避仇加

仇字為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

副將作大匠高龍又率更令晉文建隋率更令掌東宮伎樂漏刻更工衡

翻通直散騎侍郎元衡隋制東宮亦有通直散騎侍郎散悉竄翻騎寄翻皆處

盡處其罪使自盡處昌呂翻於是集羣官於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

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

約並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

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時掌翻上怒撻其

胸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奇服異器以

求悅媚

數所角翻

左庶子裴政屢諫

隋制左庶子領門下坊

勇不聽政

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

勇勇益疎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

襄陽郡置襄州

唐令則為勇

所昵狎

昵尼質翻

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

隋制右庶子領典書坊

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

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

隋志無沛國劉臻先

世仕於江南江南僑置中原郡縣猶以沛國為貫

平原明克讓

克讓以平原為貫猶劉臻也

魏郡陸爽

魏郡置相州

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

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

言但能讀書而不能行其所學解尸

買翻

夏侯福嘗于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

聞音問夏戶雅

翻

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

數所角翻

殿下寬容賜汝顏色

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

治直之翻下同

數日

勇為福致請乃釋之

為于偽翻

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

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

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

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

彈琵琶歌斌媚娘

斌音武

洗馬李綱

隋制門下坊司經局置洗馬四人洗悉薦

翻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公卿職當調護

左右庶子謂之宮卿漢高帝謂四皓

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故言東宮官職當調護

乃於廣坐自比倡優

坐徂卧翻倡音昌

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

之累邪

累力瑞翻邪音耶

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

治直

之翻樂音洛

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

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

為于偽翻下皆為謂為同別彼列翻

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

可與為惡曩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

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

邪音耶

此乃陛下之過

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

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所以不被親

任者良由姦人在側故也

被皮義翻

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

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弃也

更工衡翻

自古廢

立冢嫡鮮不傾危

鮮息淺翻

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

不悅罷朝

朝直遙翻

左右皆為之股栗

為于偽翻

會尚書右丞缺

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太平公史萬

歲還自大斤山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

厥九勿翻

降戶江翻

初不為寇來塞上畜牧耳遂寢之萬歲數抗表陳

狀陳其功狀也

上未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黨與上

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

朝直遙翻

楊素曰萬歲謁東宮

矣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將士在朝

堂稱寃者數百人

令刀丁翻將即亮翻

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

極言於上事當決矣

偽翻為于

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

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擗殺之

擗弼角翻又既匹角翻擊也

而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寃惜之十一月

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

廣始正位儲宮而天下地震其示戒

亦昭
昭矣

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

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

衍預焉

隋志豫章郡平陳置洪州總管府

由是徵衍為左監門率

隋志東宮

置左右監門率掌詰門禁監工衙翻下同率所律翻

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

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

見賢遍翻下同申伸

也明也

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冀

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

帝以為然卒不得見

狂病而死者為癲鬼著直略翻復扶又翻卒子恤翻

初帝之

克陳也

開皇九年克陳

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

後齊御史臺置檢校御史十二人隋置監察御史十二人

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

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

言秦晉蜀三王分據方面也

天下雖安方

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

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

亡可翹足待彥謙法壽之玄孫也

房法壽見一百三十二卷宋太宗泰始三

年玄齡與杜果之兄孫如晦

杜果有名周隋間

皆預選

選者吏部選宣

胡

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

有知人之名

見玄齡歎曰僕閱

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始詔有毀佛及

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

隋志佛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

之太子釋迦牟尼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道經云有元始天尊者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天地淪壞劫數終盡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嶽者五嶽東嶽太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隋五嶽各置令又有吳山今蓋吳山亦謂之吳嶽也鎮即周官職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荊州其山鎮曰衡山豫州其山鎮曰華山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兗州其山鎮曰岱山雍州其

山鎮曰嶽山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并州其山鎮曰恒
山冀州其山鎮曰霍山脩開皇十四年詔東鎮沂山南
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東
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
吳山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洒掃十六年又詔北鎮於
營州龍山立祠岱嶽華嶽衡嶽恒嶽嵩嶽皆先有廟四
瀆江河水濟

沙門毀佛像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是

歲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

隋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朝直

遙智積帝之弟子也

智積帝弟整之子

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

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不令交通賓
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蓋恐諸子有才

能以致禍也

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

齊郡齊州行參軍在諸曹行參

軍之下典籤之上杜佑曰隋開皇三年詔佐官以曹為名者並以為司十二年諸州司以從事為名者並改為

參軍煬帝置諸司書佐改行參軍為行書佐隋志河間郡平舒縣舊置章武郡伽求迦翻

送流囚李

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

滎陽縣屬鄭州

哀其辛苦悉

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

縲黑索紲繫也所以拘罪人縲力追翻

息列翻

固其職也重勞援卒

援送之卒

宣不愧心哉參等辭謝

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

前却

謂或前或却不能如期

吾當為汝受死

偽為于翻

遂捨之而去流

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
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
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並識
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
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奸詐之意
朕思遵聖教以德化民而加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
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若使官盡王
加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

厝七
故翻

其何遠哉乃擢

伽為雍令

雍縣岐州治所雍於用翻

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已後

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

長一豆亮翻

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

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

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

極北極也

謹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內

道璇璣得其常

六緯之書有春秋元命包孔安國曰璇美玉璣者正天文之器璣似宣翻

京

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

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

詩振古如茲毛傳曰

振自也上臨朝朝直遙翻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

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是後百工

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

史言素充誣天以病民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以尚書右僕

射楊素為左僕射納言蘇威為右僕射丁酉徙河南

王昭為晉王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弘

於恒安

鴈門郡隋代州厥九勿翻迦古牙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敗補邁翻恒戶登翻

以晉

王昭為內史令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夏五月己

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降戶江翻

六月乙卯遣十六使

巡省風俗

使疏吏翻省昔景翻

乙丑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

不精

校戶教翻

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

學並廢

漢置太學晉武帝立國子學後國子太學各置博士以授生徒後魏太和二十年於四門置學

立四門博士自漢以來郡有文學隋郡縣皆置博士

殿內將軍河間劉炫

殿內將軍即殿

中將軍隋避諱改之屬左右衛河間郡瀛州炫葵絹翻

上表切諫不聽

上時掌翻

秋七

月改國子學為太學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

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

勝音升

冬十一

月己丑有事於南郊如封禪禮板文備述前後符瑞以

報謝云

山獠作亂

獠盧皓翻蜀有獠

以衛尉少卿洛陽衛文

昇為資州刺史

隋志洛陽縣屬河南郡洛州資陽郡西魏置資州治盤石少始照翻

鎮撫

之文昇名玄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鎮

開皇十三年置大牢

縣宋白曰榮州應靈縣本漢南安縣隋置大牢鎮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文昇單騎造其

營

騎奇寄翻造七到翻

謂曰我是刺史衙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

懼也羣獠莫敢動于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說翰芮翻帥所類翻下同

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縑二千

匹士辰以文昇為遂州總管

隋志遂寧郡後周置遂州

潮成等五

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盎馳詣京師請討之

隋志義安郡梁置東揚州

後改曰瀛州平陳置潮州蒼梧郡梁置成州隋後改封州高涼郡置高州酋才由翻長知兩翻

帝勅楊

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

盎發江嶺兵擊之

江嶺謂江南嶺南也

事平除盎漢陽太守

隋志漢陽

郡後魏曰南秦州西魏曰成州守手又翻

詔以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

隋志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治大利

長孫晟為受降使者

長知兩翻晟承正翻

降戶江翻使疏吏翻

挾啓民可汗北擊步迦

挾戶頰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迦古牙翻

二年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壽宮

突厥思力俟斤等

厥九

勿翻俟渠之翻

南度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

去

畜許又翻

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

帥讀曰率

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

復扶又翻

恐其越逸令其騎稍

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

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

騎奇寄翻趣讀曰促

大破之悉得人畜以

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抄

磧七迹翻抄楚交翻

素以

功進子玄感爵柱國賜玄縱爵淮南公

淮南郡公

兵部尚

書柳述慶之孫也

柳慶見一百六十一年
卷梁武帝太清二年

尚蘭陵公主怙

寵使氣自楊素之屬皆下之

下遐嫁綢

帝問符璽直長萬年

韋雲起

符璽局屬門下省直長四人萬年屬京兆璽斯氏綢長知兩綢

外間有不便事

可言之述時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

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壻遂居要職臣恐拂議以為陞

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

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秋七月丙戌

詔内外官各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曹魏中書置通

事一人掌呈奏案章正始中改為通事
舍人屬中書省隋改中書省為內史省

益州總管蜀

王秀容貌瓌偉

瓌古回翻

有膽氣好武藝

好呼到翻

帝每謂獨孤

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

劉噲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

繼進

此必爨瓌再反時將即亮翻

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

馬

嬖卑義翻又博義翻

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瓌

我法者子孫也

壞音怪

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

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

按隋

書元巖傳開皇十三年巖卒是後仁壽四年帝卧疾仁壽宮又有黃門侍郎元巖與楊素柳述同侍疾參考廢

太子勇傳柳述傳皆然如

此則有兩元巖長知兩翻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

賾魯皓翻

車馬被服擬於乘輿

被皮義翻乘繩證翻

及太子勇以讒廢

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為後患陰令

楊素求其罪而譖之

丁令翻

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

行總管司馬源師諫

源師即北齊源文宗之子蓋是時亦老矣

秀作色曰此

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忝府幕敢不盡

忠聖上有勅追王以淹時月

以當從隋書源師傳作已蜀本作已

今乃遷

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但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

變戊子以原州總管獨孤楷為益州總管

平涼郡置原州

馳傳

代之

傳抹戀糊

楷至秀猶未肯行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

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

有備乃止

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

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

勝音升

其處私室

處昌

呂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取肥

肉脯鮓

乾肉為脯醢魚肉為鮓

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襟裹而納

之

襍防玉翻肥也

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

量壽國之時

上時掌翻

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

渠妓

綺翻

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

薩

釋典善普也薩濟也菩薩言能普濟衆生善薄乎翻薩桑葛翻

臣謹按八月二十二

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花

雨于具翻

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

有神光

大寶殿在仁壽宮中寢殿也

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

然種種音樂

種章勇翻

震滿虛室至夜五更

更工衡翻

奄然如寐

遂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上覽之悲喜九月丙

戌上至自仁壽宮冬十月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為

納言達雄之弟也

雄自廣平王改封清
潭時又改封安德

閏月甲申詔

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等修定五禮

五禮吉凶
軍賓嘉

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

為子
偽朝

得吉處云

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

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

當為天子若云不凶吾弟不當戰沒

上弟整從周武帝
伐齊至并州力戰

而然竟從吉言吉還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

左率深謝余云

宇文述時為左衛率率所律翻

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

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

以富貴相報吾語之云後四載太子御天下

語牛倨翻載作亥翻

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云

給徒亥翻

卜年二十者三

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

識職吏翻記也

壬

寅葬文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事勤求吉地

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

扶夫音

其功業

可別封一子義康公邑萬戶

義康郡公隋志高涼郡杜原縣舊有宋康郡平陳改

曰義康郡

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珠綾錦稱是

尺稱

證翻

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

使使下疏吏翻

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廢

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

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

慶姓出齊大夫慶氏

庶

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

見賢遍翻

何至如是蜀

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

被皮義翻

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

舌斷丁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

等推治之治直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丁釘

定翻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收楊

堅楊諒神蒐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華戶

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神

妖於驕翻徵與頑同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集文集也

集者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馬名之為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

有是邪

邪音耶

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

聽與妻子相見唯獠婢二人驅使

獠魯皓翻

連坐者百餘人

秀上表摧謝曰

上時掌翻

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

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

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

數所具翻

且曰我不知楊堅楊諒是

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

處昌呂翻

初楊素嘗以少譴勅

送南臺

南臺者御史臺也立國而朝後市臺省皆在南故尚書省曰南省御史臺曰南臺少詩詔翻

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

治直之翻

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

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

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

詰去吉翻

蜀王

秀嘗從或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

李文博博陵人仕隋不調性貞介鯁直好

學不倦至于教義名理特所留心讀書至治亂得失忠

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詠長於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

集十卷大行於世夫其文大行而仕不過何也治直吏翻

或與之秀遺或奴婢十口

遺子李翻

及秀得罪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

戍懷遠鎮

新唐志營州有懷遠城

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

按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

吏坐者大半

過音戈長知兩翻

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

長史裴肅

隋志清河郡後周置貝州

遣使上書稱高顯以天挺良才

元勛佐命為衆所疾以至廢弃

頻廢見上卷開皇十九年使疏吏翻上時掌翻

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臯已久

二庶人謂

勇秀

寧無草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恩顧天性之義

經曰父子之道

天性也

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

悛

悛丑緣翻

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

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

也於是徵肅入朝

朝直遙翻

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

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

海王耳

吳太伯注已見前漢東海王疆事見光武紀此張衡為裴肅解也令力丁翻

肅至上

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

裴俠見一

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五年復扶又翻

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

從才

用翻族父忌並為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

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磴

碾尼展翻

丁度集韻碾女箭翻所以離物器也磴五對翻並磨也

便利田宅不可勝數

勝音升

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

妓渠綺翻

第宅華侈

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

隋書素傳作親戚故吏此逸戚字

既廢一

太子及一王威權日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

忤五故翻

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

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

撓奴教翻屈也

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

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為西寧州刺史

隋志越雋郡後周置嚴州

開皇六年改曰西寧州十八年又改曰雋州毗刺西寧蓋十八年以前也

凡十一年蠻夷酋

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

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

酋才由翻帥讀曰率長知兩翻遺于李翻

毗置金

坐側

坐徂卧翻

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

衣

衣於既翻

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

勝音升

今將此來欲殺

我邪

邪音耶

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

而善之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

處昌呂翻允信也當也

毗見楊素

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

害于而家凶於而國

書洪範之言上時掌翻

竊見左僕射越國公

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

言注耳目也屬之欲

翻忤旨者嚴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

忤五故翻澍之
戍翻又殊遇翻

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謹謹音黨所

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

四海有虞必為禍始

黎陽之變
卒如毗言

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

扶夫音

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

終傾晉祚

二事具漢晉
紀卒子恤翻

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

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

量音良處
昌呂翻

俾洪

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

詰去
吉翻

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

將即亮翻

又太子

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竦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

色

見賢遍翻

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

上亦寢疎忌素乃下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

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

史

隋志河南郡陸渾縣東魏置伊川郡及北

素既被疎

被皮義翻

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

按述

傳仁壽中判兵部尚書事尋拜兵部尚書素由是惡之修掌機密抗表陳讓乃令攝兵部尚書事

惡烏路翻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

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

領將史萬歲驍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

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若人者翻將即交州理

帥李佛子作亂交趾郡交州理音里帥所類翻據越王故城此城蓋秦

之王所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交州舊治龍編縣隋

縣屬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帥所類翻楊素薦瓜州刺史

長安劉方

敦煌郡
置瓜州

有將帥之畧詔以方為交州道行軍

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

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

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

降戶送之長安

三年秋八月壬申賜幽州摠管燕榮死

燕因
有翻

榮性嚴酷

鞭撻左右動至千數嘗見道次叢荆以為堪作杖命取
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汝既而

有犯將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有罪宥之榮曰

無罪尚爾況有罪邪

被皮義翻使疏吏翻邪音耶

杖之自若觀州長

史元弘嗣

隋志平原郡東光縣舊置勃海郡隋廢郡置觀州杜佑曰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史

司馬觀古玩
翻長知兩翻

遷幽州長史懼為榮所辱固辭上勅榮曰

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玩我於

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皆罰之

監古銜翻
颺與章翻

人餘亮翻
批音比

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

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弘嗣付獄禁絕其糧弘嗣抽絮

雜水咽之

咽於旬翻

其妻詣闕稱寃上遣使案驗

使疏吏翻

奏榮

暴虐賊穢狼籍徵還賜死元弘嗣代榮為政酷又甚之

九月壬戌置常平官

開皇初置義倉今置常平官掌之

是歲龍門

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

隋志龍門縣屬河東郡

上不能用罷歸

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

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

雨薄田足以具餐粥

餐諸延翻厚粥

讀書談道足以自樂

樂音洛

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

治直翻

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

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
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

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

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

其刑必削

斂力
贍翻

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國也見譽而喜

者佞之媒也絕國去媒讒佞遠矣

國余周翻又五戈翻
鳥媒也爾雅翼曰說

文四譯也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
名曰四讀若譌譽音余去羌呂翻

大業末卒于家

卒子
恤翻

門人諡曰文中子

通卒門人議曰禮男子生有字所以
昭德死有諡所以易名仲尼既沒文

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
文中也請證曰文中子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

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

隋書鐵勒之先匈奴之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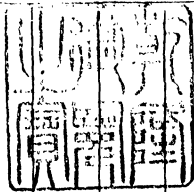
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
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獲羅並號俟斤蒙陳吐
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
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洛職乙咥蘇婆耶曷謹紇
骨也咥於尼謹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有薛延陀咥勒
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
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崖蘇拔也末渴達等有
三萬餘兵得疑海東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諸
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思屈阿蘭比禰九離伏溫昏等
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
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
尤甚以寇抄為生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

制北荒迦古牙翻可
從刊入聲汗音寒

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

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磧七
降翻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九